

朝鲜文学丛书

赵明熙诗文集

周必忠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赵明熙诗文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0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13}{16}$ 插页 2

1983年1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书号 10019·3389

定价 0.48 元

前 言

赵明熙是朝鲜早期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位先驱。二十年代初，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反抗为特点的新倾向派文学崛起于文坛，他是这一派的重要代表作家；一九二五年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一九二七年这个联盟经过重新整顿制订了新的纲领，提出了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翼的任务，他的小说《洛东江》又第一个显示出新纲领制订前后文学创作的实绩。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作品（包括他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会有不成熟的地方，初期的诗歌甚至还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然而这些作品却都是作家对当时现实生活的直接体验和反映，舍此便没有那个时代的进步文学。了解朝鲜革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赵明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他留下来的作品，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学遗产，是弥足珍贵的。

赵明熙，号抱石，曾用芦笛笔名发表诗歌。一八九四年八月十日出生于忠清北道镇川郡。父亲是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在政治腐败的李氏朝鲜末期，他愤世嫉俗，绝意仕途，于乱世中始终保持洁身自好的态度，在赵明熙四岁的时候去世了。长兄赵公熙也很有学问，精通汉诗，有汉

诗集刊刻问世。一九一〇年日本帝国主义并吞朝鲜以后，他深怀亡国悲痛，蛰居乡里数十年。少年时代的赵明熙从这位长兄那里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和长兄不同的是，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不仅仅是限于表示愤慨和消极逃避，而是时时准备着把一腔的爱国热情付诸争取民族独立的实际行动。

赵明熙最初受的是乡村私塾教育，郡城有了新式学校才入小学读书，后又进入汉城的中央高等普通学校。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旨在宣传民族独立思想的英雄传记文学，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一股“英雄崇拜热”，赵明熙受这种热潮的影响，一九一四年只身出走，准备来我国北京投考军官学校，想将来做一个救国救民的英雄。不想到了平壤，又被他的二哥阻回。一九一九年朝鲜全国爆发了反日爱国的“三·一”运动，他在家乡积极投入斗争。运动遭到镇压，他被关进监狱，过了几个月的铁窗生活。

他北京之行失败，在精神苦闷无以排遣的情况下开始大量阅读小说，从此萌发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一九一九年东渡日本，进入东洋大学哲学科，并立志专攻文学。学费和食宿费的困难经常折磨着他，生活很苦。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在日本的期间，他接触了更多的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泰戈尔的作品对他的影响最大。他以诗歌创作迈出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步，然而这一步却几乎使他陷进资产阶级颓废主义的泥潭。一九二四年出版的诗集《在春天的草地上》，反映了他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和文学倾向。

朝鲜沦亡后的现实确乎是太黑暗、太残酷了，这对于尚未树立正确社会观的赵明熙来说，一时陷入悲观、绝望也并非是不可思议的。他目睹了太多的社会罪恶，使他对一切都发生了怀疑，不再相信所有的人，不再相信这个人类的世界。他在《孩子》一诗里认为“人”这个字是个侮辱性的字眼，不应当加在一个天真、纯洁和不懂得虚伪的孩子头上。在另外的一首诗中，他质问为什么会有宇宙、会有人类？意即没有宇宙和人类就没有罪恶，没有苦难。因此，他的诗歌作品一方面流露着浓厚的孤独、悲哀和绝望的情绪，一方面又发出求生的呼号，渴望从宗教观念和灵魂的世界获取精神的支持和安慰。他向神灵呼救，向冥冥中祈福。但是，据此而把他理解为一个宗教信徒是不恰当的，他也和当时统治文坛的白潮派、废墟派等颓废主义诗人有着质的区别。他是一个探索光明的诗人，有显明的善恶是非观念。他问：“人间难道永远没有净土？难道永远是众生的地狱？”他希求上天降下一场大火，以便从火中寻找“诚实的骨头”，从灰烬里寻找“爱的种子”。人们透过他诗歌中的神秘主义的迷雾，可以看见他批判旧世界的锋芒和追求美好、纯洁生活的心灵的闪光。尽管他曾经在诗中宣称这个“沉醉、乱舞的世界”不是他的“住家”，但是万千同胞的啼饥号寒之声和他本人时时遭受的饥饿的折磨，终于把他从空幻的灵魂的世界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特别是在接触了马列主义和研究了高尔基的作品以后，他看到了“历史在运行，大众在运行，力量在运行”，在创作上毅然选

择了“高尔基式的现实主义”。

从一九二四年起，赵明熙开始写作散文和小说，这是他新的创作生涯的开端。他和李箕永、崔曙海、宋影等一批先进的作家一起，从文艺阵地上举起批判的旗帜，向旧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他们的作品，大都反映工人、农民、人力车夫等下层劳苦大众和贫困的知识分子在外来侵略者、地主、资本家的重重剥削和压迫下求生不能的悲惨处境，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充满着强烈的反抗精神。他们被人们称为新倾向派，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共鸣。不过这时他们还不能在他们的作品中向读者指出一条正确的斗争道路，因此也很难使人看到光明的前途，作品总是笼罩着一层悲怆的气氛，给人一种压抑感。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被逼迫得走投无路时，不是离乡背井、流亡国外，就是沦为乞丐，再不就是杀人放火，搞个人复仇，自己也同归于尽。崔曙海的小说最能体现这些特点。这里选译的赵明熙的《到地下去》、《低气压》、《乡村的人们》和《新乞》，便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随着马列主义在朝鲜的深入传播和工农运动的不断高涨，新倾向派作家大都随着时代的脚步前进了，后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成为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发起人或中坚作家。赵明熙这个时期发表的小说《同志》、《洛东江》、《春善》和《儿子的心》等等，已经没有了个人盲目反抗的描写，而是表现被压迫人民的阶级觉醒和有组织的斗争，出现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形象。《洛东江》是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朝鲜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尤其值得着重一提的是，赵明熙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国际主义思想，他对世界人民革命特别是对中朝两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互相支援的意义和利益一致性的深切认识，以及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关心和向往。据说他还写过一首题名《英雄的中国人民》的诗。小说《儿子的心》的主人公“我”，是在日本做工的朝鲜工人，受工伤后被锯掉一条胳膊，失去了生活下去的信心。这时候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消息，他初恋的姑娘锦顺在中国参加了北伐军，成为一名飞行员，正在同帝国主义和军阀英勇作战，从而鼓舞了他斗争的勇气，伤口愈合后走出医院，立刻投身到工人示威游行的行列。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在锦顺驾着飞机高翔在南中国的天空，雄鹰般冲向敌军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坚定、有力的步伐也在踏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一九二八年赵明熙去了苏联，在那里做过教员和编辑，三十年代中期曾参加过苏联作家协会远东支部的工作；同时继续进行文学创作。据说他在苏联第一次写了长篇小说《在红旗下》和《满洲游击队》，后一部没有完成便搁笔了。由于种种原因，两书都未能出版。这本选集收录了他在苏联时期写的诗歌《布尔什维克的春天》、《十月之歌》和散文诗《被蹂躏的高丽》等三篇作品。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赵明熙在苏联逝世。

张 琳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目 次

前 言	1
去找谁呢	1
我的故乡	3
旅人的路	5
孤独的秋天	6
孩 子	11
鸡 啼	12
夏夜曲	
——在故乡	13
不可知的祈愿	14
在卖肉店里	15
我灵魂的一角纪行	16
苦 恼	18
有的人	19
永远的哀诉	
——在故乡	20

成熟的祝福	22
惊 异	23
春	24
在春天的草地上	25
我忍受不了啊	26
人间肖像赞	27
追 月	29
朋友哟	30
新 春	31
降火吧	32
全市场的人	33
布尔什维克的春天	34
十月的歌	36
被蹂躏的高丽 (散文诗)	38

生活记录片断

——从立志于文艺的时候谈起	41
到地下去	48
致R 君	78
乡村的人们	96
低气压	112
新 乞	120
同 志	130
朴君的“罗曼斯”	133

洛东江	136
春 善	152
断想数片	162
儿子的心	170

去找谁呢

西风劲吹的夜晚，
鸟儿也在窝里睡了，
我去找谁呢？
在黑暗的原野上徘徊。

为了寻求屈辱、痛苦的爱情的微光，
为了和你会面，
我从险恶的路途上，
急急地奔波而来。
为了获得爱情，
为了和你会面，
在夕阳斜照的山坡上，
我抱着淤血的胸膛倒下，
唱起人生孤独的悲歌；
象一只疲惫的羔羊，
想靠一靠微弱的草茎，
靠在破碎的石碑上，
抚摸着受伤的脚步哭泣。

西风劲吹的夜，
梭鸡也在声声哀鸣，
我去找谁呢？
在黑暗的原野上徘徊。

我的故乡

假如我的故乡在白云的那边，
我就要借飞鸟的翅膀去寻找。
但是，我只能在黄土大地上移动着沉重的脚步，
仰望苍空，吹起口哨。

假如我的故乡在高山的那边，
我就要沿着梦中漫长的道路去寻找。
但是，生之绳索捆绑着我，
只能顿着足发出一声声呼号。

孤寂者，诗人啊，
你转过身来，背朝着
为朦胧的生的欲火而喧嚣的市场，
踩着多年的枯藤，
望着西沉的太阳，
为旧恨新愁而哭泣。

孤寂者，诗人啊，
去寻找天边的灰云之国——

那不知道名字的新国家，
在遥遥苍空之路昏暗下来的时候，
你象鸟儿一样飞去，
闪动着孤独的身影；
你把声声哀鸣寄付给风儿，
迈着痛苦的步子，
到朦胧的梦乡，
去寻求永恒的光明。

旅 人 的 路

那南北通达伸展开去的大路，
古往今来不断来来往往的旅人。

哦哦，去者连影子也已悲哀地消失，
来者仍旧是常于古画中看到的赶路的旅人。

啊啊，那掠过丛林的风可是什么人的叹息？
那湍急的江水的呜咽可是什么人的哀悼？

太阳和月亮轮番地点起祭烛，
苍空象丧舆盖永远高悬在头顶。

孤独的秋天

朝阳的黄金灯，
向着东方礼贺，
群鸟的凯歌声，
喧嚣地响彻四面的丛林。
在那年轻人的王国，
时间和色彩在跳舞，
举起欢乐的酒杯，
沉湎于梦之芳馨。
啊，啊，沉醉、乱舞的世界，
这儿不是我的住家。

我的住家——孤独的世界，
在那里写着：
“荒凉和渺漠，
这便是你彷徨、临终的世界。”
然而，在那里，
一座不可知的神秘的金字塔，
高耸在白云之上，
隐没在无边的灰雾中。

一位艳丽的美人站在顶峰，
蒙着卓绿色的美丽的面纱，
回眸望着我稚嫩的灵魂频频招手。
我灵魂的钟声响了，
滚烫的血潮在胸中奔涌，
要去寻找朦胧的梦中的相识，
要在那里和心爱的人相会。
我不知不觉地沉醉了，
趑趄着，直到两腿的血液干涸。
而今，我只能记起，
那时，夕阳残照，
疲倦的骆驼的悲鸣和铃声，
消逝在遥远的西天，
黄昏的紫金色，
在地平线上燃起告别的情火，
我捧起黄金酒，
掺合着泪水一饮而尽，
倒了下来，人事不醒。
在那里，留下我灵魂的一段历程。

啊啊，而今在这里，
衰残的秋天，
披着灰色的雾衣，
承受着薄暮的微光，